

詩歌原理 A B C



中華民國十七年九月
三月再版

詩歌原理 A B C (全一冊)

〔平裝五角 精裝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著者 傅東華
出版者 A B C 叢書社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暨各省

世界書局

A B C 叢書發刊旨趣

徐蔚南

西文 A B C 一語的解釋，就是各種學術的階梯和綱領。西洋一種學術都有一種 A B C；例如相對論便有英國當代大哲學家羅素出來編輯一本相對論 A B C；進化論便有進化論 A B C；心理學便有心理學 A B C。我們現在發刊這部 A B C 叢書有兩種目的：

第一 正如西洋 A B C 書籍一樣，就是我們要把各種學術通俗起來，普遍起來，使人人都有獲得各種學術的機會，使人人都能找到各種學術的門徑。我們要把各種學術從智識階級的掌握中解放出來，散遍給全體民衆。A B C 叢書是通俗的大學教育，是新智識的泉源。

第二 我們要使中學生大學生得到一部有系統的優良的教科書

或參考書。我們知道近年來青年們對於一切學術都想去下一番工夫，可是沒有適宜的書籍來啓發他們的興趣，以致他們求智的勇氣都消失了。這部ABC叢書，每冊都寫得非常淺顯而且有味，青年們看時，絕不會感到一點疲倦，所以不特可以啓發他們的智識慾，並且可以使他們於極經濟的時間內收到很大的效果。ABC叢書是講堂裏實用的教本，是學生必辦的參考書。

我們爲要達到上述的兩重目的，特約海內當代聞名的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以及力學的專門研究者來編這部叢書。

現在這部ABC叢書一本一本的出版了，我們就把發刊這部叢書的旨趣寫出來，海內明達之士幸進而教之！

一九二八，六，二九。

序

本書試以極淺近的理論和實例說明詩歌最基本的原理。書中的舉例，爲便讀者領悟起見，完全採用中國常見的詩歌，但編時信手拈來，不暇揀擇，故當然不能算是最好的例。關於聲韻一部份，也只以中國的詩歌爲限，但卽就此說明一般的原理。本書的讀者可參考；——

詩之研究（本書作者譯，商務書館出版）

Stedman, Elements and Nature of Poetry, (Houghton Mifflin and Co.)

Hunt's Literature; Its Principles and Problems. (Funk and Wagnalls.)

Winchester's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Macmillan.)

Monlton's 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 (Macmillan.)

支那詩論史 (鈴木虎雄著，日本宏文堂出版)

國故新探 (唐鉞著，商務書館出版)

中國舊詩篇中的聲律問題 (劉大白著，見中國文學

研究，商務書館出版)

詩論 (潘大道著，商務書館出版)

詩歌與感情 (汪靜之著，見文學週報)。

目次

第一章	什麼是詩歌	一
第二章	詩人的解剖	三一
第三章	形態與聲韻	七〇
第四章	詩的神祕	一一八

詩歌原理 A B C

第一章 什麼是詩歌

從詩歌裏尋求詩歌的原理，實在就只回答「什麼是詩」一個問題。換言之，如果這個問題能夠圓滿的回答，那末詩歌的原理也就明白大半了。但是正唯這個簡單的問題是很難回答的，所以詩歌的原理才值得我們研究一下。如今且把古今中外對於這個問題的常見的答案隨便抄幾條在下面，便可見這個問題決不是簡單的了。

「詩言志，歌永言。」（尚書舜典）

「詩，言其志也。」（禮樂記）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

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毛詩序）

「詩，意也。」（廣雅釋言）

「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魯語）

「詩，弦歌諷諭之聲也。」（鄭氏六藝論）

「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故詩之爲言志也。」（春秋說

題辭）

「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荀子勸學篇）

「詩者，所以記物也。」（管子山權數）

「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緣之以自成也。」（

賈子道德說）

「詩者，思也，辭也；在辭爲詩。」（梁簡文帝說）

「詩是簡單的，感覺的，熱情的文字。」(Milton)

「詩是條理最好的最好文字。」(Coleridge)

「詩是人生的批評而符合詩的真和詩的美的法則者。」

(Matthen Arnold)

「詩是憑着熱情活活傳達給人心的真理。」(Wordsworth)

「詩是強力的感情的自然流露。」(前人)

「詩是基於高尚理由的高尚情緒憑着想像的呈現。」(

Ruskin)

「詩是想像的表現。」(Shelley)

「詩是表現事物的精神的永久嘗試。」(Emerson)

「詩是宇宙與神，自然與精神，及實際與理想的契合的

表現。」(Browning)

「詩是對於真、美力的一種熱情的流露，而憑想像及幻想以體現並說明它的觀念，按變化及一致的原則以調節它的文字。」(Leigh Hunt)

「詩是表現人類心靈的發明、趣味、思想、熱情、以及洞見的一種有節奏而想像的文字。」(Stedman)

好了好了！若是照這樣抄下去，那怕再抄幾千百條也儘管有，但是豈不愈說愈胡塗嗎？不；我們在這許多不同的說頭裏面，有一點地方是很明白的，——就是因各人的觀察點不同，所以得着不同的結果。譬如我們問「牀」是什麼，有的人從它的用場上說，說它是我們人睡的東西；但是別的人却從它的形式上說，便又說是一件有四脚的架子搭着個長方

形的綳子。有的人只看見過木頭牀，沒有看見過鐵牀，故只說是木頭做的；反之，有的人便只說牀是鐵做的。一件極普通極具體的東西尚且如此，那末說到詩的問題，自然更不免要有這種觀察的歧異了。

古今中外說詩的意見雖則千差萬別，而大要也不外從形體去觀察和從本質去觀察的兩派。

從形體去觀察而試回答什麼是詩的問題的，無非只就已成的詩的形式上去尋出一點共同的地方，而便認這點共同的地方爲詩所必需的性質；有它便是詩，沒有它便不是詩。例如中國自古的詩都是有韻的，每句的字數很整齊的，所以一般人的心目中，對於不是四言、五言、七言，或其他句調整齊而有韻腳的文句，便不能認爲詩。這種成見，直到現在也

仍未能打破，如近人章太炎在答曹聚仁論白話詩一文裏（見國華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便完全否認無韻的白話詩，而他的理由只在「詩之有韻，古今無所變。」這就「詩」一字習慣上的用例說，自然不能說這些人都是錯的。但若說詩的特徵就在乎它是有韻的三言、四言、五言、七言的句子，那就是大錯。你就看「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不是三言的韻語嗎？「趙錢孫李，周吳鄭王，馮陳許衛，蔣荀韓楊，」不是四言的韻語嗎？「吾乃張翼德，雲遊此壇降。求禱不誠心，罰油廿四兩，」不是五言的韻語嗎？「迎結誠歌四聲全，該於迎下借短言，庚於誠求傀如是，岡高松鈎歌內參，」不是七言的韻語嗎？又如

『Thirty days hath September.

April, June, and November, J

不也是很整齊的韻語嗎？但這種韻語之不能算做詩（除非把詩一字當做韻語解，如小說裏的「詩云」之類，或把詩當做歌訣的歌解，如湯頭歌訣之類），就猶之猴子穿戴衣冠不能算做人一樣。而且向來人把它當做和詩對待的散文，也未嘗不可用韻，未嘗不可整齊。駢體文不必說了，就是古文也何嘗不如此？試把歐陽修祭石曼卿文的首段用詩的形式分行排列起來便可明白：——

「嗚呼曼卿！

生而爲英，

死而爲靈！

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形者，暫聚之形；

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

此後世聖賢莫不皆然，

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

於此可見整齊和有韻並非是詩所獨具的性質，也可見單單揭出這兩種形式上的元素決不能顯出詩的特徵，便是決不能回答「詩是什麼」一個問題。故所以無論古今中外這種形式上的成見雖然牢不可破，而說詩的人也知從詩的本質上去尋求它的特質。

尚書裏的「詩言志，歌永言」，就是從詩的本質去尋求的一種結果，也就是我們的最早的詩的定義。但是這個定義籠統得很。究竟「志」是什麼呢？毛詩序替它解釋，說是「在心爲志」，也仍舊籠統得很。孔穎達疏說：「包營萬慮，

其名曰心：感物而動，乃呼爲志，志之所適，外物感焉：言悅豫之志則和樂興而頌聲作；憂愁之志，則哀傷起而怨刺生。藝文志云：「哀樂之情感，歌詠之聲發」此之謂也。』那末所謂「志」，無非只是心的活動 (Mental activity)，而且包括一切的活動。但是人類一刻生存，他的心便一刻不住的活動（除非在睡眠裏），那末人類的語言文字何莫不是志的表現，爲什麼單說「詩言志」呢？於是近人潘大道又加上一層解釋，以爲這個志就是情，他說——：

『何謂志？此所謂志，不單指現在心理學上知情意的意志一部分。所謂知情意的分別，在歐洲，也是自康德以後才弄明白的；從前並沒有分的這樣精細。中國也是一樣。所以古人言志，乃合情而言；這不是我的臆說。你

看關雎詩序和樂記於「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的下面，便緊接「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又緊接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可見古人所謂志，不惟不離乎情（自然：近世心理學家依然說這三種作用不能完全分離），並且即以情爲志。所以我們把詩言志這句話改作詩言情，也無不可。」（此及下文節引俱見詩論）

他這樣的解釋，確乎也不能算是他的臆說，但是他自己

又說：

『不過詩歌雖是抒寫情感的；而抒寫情感的不盡是詩歌。詩和非詩（文）的區別又在何處呢？古人所謂在心爲